

传统对外汉语教学注重词汇知识和语法结构的大量输入和训练，而忽视了第二语言学习最为重要的言语交际技能，语用教学将语言知识与具体语境相联系，有利于真正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帮助学习者在真实语境下恰当使用语言。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用问题主要在于学习者所使用的语言是否具有得体性，比喻是汉语言中众多修辞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最常见、最常用、最重要的一种，因此其影响力最广泛，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首先应该掌握的修辞方法，而一些比喻修辞存在着许多模糊涵义，成为学习者理解说话者真实意图的障碍，或者被学习者误用成其他的意思，从而导致交际失败。因此注重语用教学思想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比喻修辞相结合，对于学习者得体有效地进行交际具有重要作用。

陈汝东(2000)曾从跨文化交际角度阐述了修辞在对外汉语教育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¹在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辞学论文集》第八集中，有些学者除阐述了修辞与对外汉语的关系外，也阐述了语言交际活动是对外汉语与修辞学的契合点。目前的对外汉语修辞教学大多设置在高级阶段的课程中，主要强调语言修饰的效用以及语用文化翻译的得体性[2]。董明、桂弘(2006)则从语用角度指出，即使是初级阶段也应该培养学生的汉语修辞观念，提高学生汉语表达的得体性。从语言认知心理角度看，修辞不仅具有文学性、情感性、交际性的功能，而且具有调整话语表达、促进理解的功能，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大利器。修辞也是扩大初学者词汇量，提高其有效表达的策略之一[3]。徐国珍、徐麟麒(2009)的研究显示，现阶段对外汉语修辞教学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4]。因此，本文主要从语用学角度，通过整理笔者所任教的莫洛杰奇诺第六高级中学学生对词汇比喻意义的运用，分析学习者发生语用偏误的原因，并探究相应的解决方法。

陈汝东(2000)指出，修辞的本质是语言运用，而语言运用能力培养就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语用修辞教学不应只在高级汉语教学阶段，还应深入到初级汉语教学阶段。从认知心理与语言交际功能看，比喻教学具有普遍性、具体性。陈汝东(2000)探讨对外汉语修辞学时亦认为，对于理解话语、建构话语、提高表达效果，认识比喻的结构、分析比喻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比喻修辞在第二语言认知学习方面具有以下两点效益：第一，符合学习心理的循序渐进性，以旧经验说明新经验、以易知说明难知；第二，强化记忆链接的效用，运用已知词汇认识新词汇，加上比喻修辞的情境化，加深了词汇学习的深度与意义，增加了大脑提取回忆的线索。但是在目前所进行的对外汉语教学环节中，往往缺少对汉语修辞方面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知识技能的训练上，几乎让语音语法词汇占据了课堂的全部时间，忽视了对留学生修辞能力的培养。这种做法的直接结果就是，无论在口头或笔头交际中，学生的表达直白、呆板、缺乏感情色彩，甚至会出现

¹陈汝东. 对外汉语修辞学 / 陈汝东. -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以下所引陈汝东内容均出于次处。

一些主观臆造、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最终导致交际活动无法顺利完成。比如对“海洋”一词的比喻意义的运用，莫洛杰奇诺第六高级中学的学生将“海洋”作为喻体的句子有“在人生海洋中，互相理解是最重要的事”“领着学生们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童年是欢乐的海洋”等，可见学生们对“海洋”的比喻意义虽然有所掌握，但具体运用较为死板固定，均为一些常用搭配，这就很难让学生进一步拓展。而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对其比喻意义操练不充分，学生只是机械记忆了一些用法，而没有自己思考的空间。

对外汉语教材在对词语的运用上并非忽视了其比喻意义，以《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为例，这本教材适合中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使用，课文也均为有一定文学性的文章，其中的很多课文都涉及了词语的比喻意义。比如在《我的希望工程》中就有“你，是叔叔的希望工程。”这个句子中的“你”，是那个山区的小孩子，是句子的主体；而“希望工程”则是句子的客体，主客体之间直接用动词“是”；而没有用“像”这样的词语，很显然这是一个暗喻的句子。“希望工程”本身是一个建设学校的慈善项目，而在这句话中则重点强调“希望工程”所衍生的给孩子们、给山区带来美好生活的希望这样一种比喻意义。再比如《写在助残日之前》中有这样的句子“走在大街上，春风吹来阵阵花香，我的心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流。”这句话中“一股暖流”以“暖流”温暖并滋润了心灵的比喻意义借喻作者在接受别人帮助后感激的心情。在《眼光》中，有这样一个句子：他不安了，但终于挡不住姑娘火一般的爱情攻击。这个句子中，用“火”来比喻爱情的热烈，是十分贴切和成功的。因为作者找到了“火”和“爱情”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热”。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习惯。前一种需要作者对生活的积累；而后一种应该尤其引起广大学生的注意，决不能把自己母语中的习惯用法，生搬硬套到汉语中。所以说，文化背景在比喻句的语用教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许多常用词汇也深藏着隐喻机制，对缺乏语感的学习者而言，单从结构上判断偏正或正偏本已是一个难点，加上缺乏语境以及应用的方式，更无法让学习者对于词汇的深层意义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继而加以应用。比喻修辞不只是汉语独有的修辞类型，同时也是人类共有的一种认知方式。站在沟通交流的角度看，比喻修辞所承载的是认知经验的体悟与分享，是跨越语文水平以感知经验促进交流的手段之一。“辞”既是情义呈现，也是信息的载体，在社会活动中起着沟通媒介的作用。因此，对于富含隐喻性的词汇，在以沟通交流为目标、以语文能力为导向的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宜在对其偏正、正偏的讨论与判断上有所限制，在教学上也该考虑学生的学习背景，注重实用性，多加强词汇意义与情境、文化的连结，比如可以通过看图联想来加深学生对词汇的印象。

比喻在所有语言中都是应用得最普遍、最广泛、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法。按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说，比喻是材料上的辞格，这种修辞手法是随材料而变的，这就是说构成比喻的喻体材料就决定了比喻的特质。而喻体材料的运用又多有其民族文化的依据和凭借[6]。汉语的不少比喻的喻体来自饮食文化，如以“吃大锅饭”比喻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吃小灶”比喻享受特殊的待遇和照顾；以“炒冷饭”比喻重复已经说过的话或已经做

过的事；以“倒胃口”比喻使人厌烦乃至厌恶；以“吃鸭蛋”比喻得零分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文化观念的反映。让学生对比这些比喻同其母语中相应比喻的异同，有助他们理解汉语的比喻。中高级班的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常遇到这类词语，而这类词语具有附加义，单从字面上难于把握其中的含义。

另外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各民族的认知心理、联想意念不同，形成的比喻在涵义上和运用上也就不会不一样，比喻一种事物，在喻体的选择上，不同的语言也有所不同。中国人觉得不言而喻的，汉语学习者却难以理解。比如“狗”在汉语比喻词语中代表奴性和轻蔑，常有“狐朋狗党”、“猪狗不如”之说。而西方人与狗的关系比较亲密，“狗”在英语词语中有忠诚之意，因此欧美学生在遇到“狗仗人势”、“狗咬狗”这类词语时感到比较费解。又比如“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至高无上的，是国家和国土的象征，黄色不仅是帝王之色，同时也具有特定的宗教意义。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相对少一些，比如都是用猪比喻蠢笨、牛比喻固执、狐狸比喻狡猾等。但是在比喻词语上还是有许多差异，汉语用“巴掌大的地方”形容面积狭小，日语与之对应的是“猫的额头”。汉语中“虎口拔牙”比喻冒险，在日语中是“蹈虎尾”，韩语则是“捋狮须”。日语和韩语中有的词语在汉语中没有合适的词与之对应。比如日语中“跳蚤夫妻”比喻妻子高、丈夫矮的夫妻，韩语中“白手”是说有能力可是没有工作的一类人，如果学生直译这些词中国人就会听不懂。

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说：“在语言中从来没有静止的片刻，就好像人类思想之火永远不停一样。根据自然规律，它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词汇系统作为语言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语言中变动最大、最频繁的一部分，存在形态也是动态的，比喻意义的拓展正是词义动态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汉语词语也在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产生新义，比如“工程”原指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比较大而复杂的工作。现在常用来比喻需要投入巨大人力和物力的工作，如上文提到的希望工程，还有幸福工程、菜篮子工程等，这些词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生活，并在具体的语境中具有其特殊的比喻意义，应把这些词介绍给学生。汉语中大量的俗语、成语是比喻词语，学习者听不懂，更不会运用这些词语，从而妨碍学生用汉语进行交流、准确表达自己的本意。对具有相当汉语水平的学习者，教师应向学生重点讲解其中的文化附加义，避免学生望文生义，使学生不但能听懂这些词语，而且能和其母语对应起来，熟练地用汉语进行交际。

汉语词汇的比喻意义十分丰富，具有独特的文化色彩，并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变化着，而这本身对于本族语者也有一定难度，对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而言更易受其母语背景的影响，混淆、误解或难以理解汉语词汇的比喻意义，就更难以得体自然地运用和表达词汇的比喻意义。因此不论是词汇教学还是写作教学，都应重视词汇的比喻意义，并通过设置不同具体情境充分操练其不同的比喻意义，从而使学生能真正理解其不同的比喻意义，而不应让学生直接死记硬背一些常用搭配，这就违背了使学习者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汉语的教学大纲，也不利于学生对词汇的充分理解，难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充分的操练，这就限制了学生的发展，影响学生长期学习汉语

的积极性，并且在实际教学中要重视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词汇比喻意义的讲解和操练内容，适应时代的发展，让学生能充分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陈汝东. 对外汉语修辞学 / 陈汝东. -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2. 陈汝东. 修辞学论文集 (第八集) / 陈汝东.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 董明. 谈对外汉语修辞的教学 / 董明, 桂弘 // 语言文字应用. - 2006. - № 2. - 页 143-147.
4. 徐国珍. 对外汉语修辞教学研究评述 / 徐国珍, 徐麟麒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究版). - 2009. - № 7. - 页 16-22.
5. 陈灼. 桥梁: 实用汉语中级教程 / 陈灼.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6.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 陈望道. - 上海: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1962.